

抗戰前線

胡蘭畦 著



抗戰文庫之一・大時代出版發行

民農與戰抗

著 羣 逸 惺

本書檢討過去農民未能積極參加抗戰的原因，及當前農村經濟及農民生活的危機，指出組織農民，動員農民，武裝農民的先決條件及工作中心。對從事鄉村工作者極有裨益。

△初版：一角六分

在華北的日本人
在上海的日本人
在南京到上海略
抗日文的學史略
蘇聯的戰國防線
在抗戰前線

胡蘭畦著
羊泉著
阿英著
田漢著
谷平良著
蘇聯·消息報
王季愚譯

悲劇的日本

著 行 夏

介紹日本政治、經濟、文化方面的書籍，出版得已經很多，不過那些都是「正面文章」，生動流利者固多，枯燥乏味的當然也不少，這本書恰恰可以補填這一缺點。作者用文藝者的眼光和手法，從平凡的社會現象中來介紹赤裸裸的日本，日本社會的一切真相，可于輕鬆多趣，饒有風味的散文中得之。

△初版：一角

日本的逆流

碧泉著

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們進行不斷的貪婪無厭的侵略，它自己究竟怎樣呢？要澈底的認識日本，真是迫切而刻不容緩的了。本書是關於日本在侵略戰爭中所遺進困難的報導與批判。作者以實地的輕快敏銳的報告文學的筆法，速寫出「日本的逆流」，並活潑著它的命運。

△初版：一角

庫文戰抗

行發社版出代時大

夏衍主編：抗戰文庫

郭沫若先生歸國後第一部著作

抗戰與覺悟

這是郭沫若先生歸國後第一部著作，內容共分三部：第一部是郭先生的抗戰意見；第二部是郭先生親臨前線視察的報告文學；第三部是有深刻諷喻的雜感。全書都五萬餘言，是當前每一個抗戰救亡的分子必須人手一篇的傑著。卷首還有郭先生親筆詩作的代序，更為名貴。

△三版·二角▽

青紗帳裏

(三幕劇)

歐陽予倩作

作者是我們熟知的一位有歷史地位的劇作家。這冊「青紗帳裏」三幕劇，是把幾件發生在敵人的地方，事實，拼湊成的一個故事。——敵人在偽組織區域中，施行奴化教育及強迫農民遷徙種種殘酷的行政，都作了具體的暴露，而在最後指出唯抗戰方有生存出路的結論。是一部便於上演的救亡劇本，值得每一個救亡劇團採用的。

△實價一角▽

假使日本受了經濟封鎖

石決明著

全面抗戰發動後，列強對日態度，較之九一八強硬得多。中蘇訂約於前，英美法合作加緊於後，頗有引起時日經濟封鎖之可能。本書對於對日經濟封鎖之可能性，封鎖後日本國民經濟和軍需品所受打擊，和封鎖中我國取手段等，討論甚詳。對於暴日國力，不作過小估計，不作過大估計，尤為特點。

△再版·一角▽

mb
I243
258

線前戰抗在

著 哇 蘭 胡

★抗戰文庫：夏衍主編★

社 版 出 代 時 大

1937



3 2173 1897 5

目 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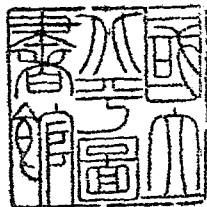
犒軍去！·····	一
戰場一角的鏖戰·····	一七
大戰東林寺·····	二〇
四川軍隊上了火線·····	四〇

犒軍去！

一

同鄉會的戰地服務團團長唐先生寫了一封信給我，商量我到慰勞會要些食品，和同鄉會的救護隊上前線。來和我接頭的是任崇高老先生。這個人真是熱心，跑得滿頭大汗，汗水一顆一顆地從額角上滴下來，他那斑白的頭髮上，都冒出白露一樣的水珠。我急忙讓他進屋來，但是屋內堆積着山一樣的慰勞袋等東西，不要說坐，連立的地方都沒有。我斟了一杯茶給他，我們就站在門邊談話，他說：『前天東洋飛機又炸燬了我們的野戰廚房，戰壕內的將士們，又得不到吃的，慰勞品這些東西也送不上去，同鄉會的救護團員，把他們帶來自己吃的糧食，都送給兵士了，如果你們這邊想得到辦法，派人和我們一道送些東西給兵士吃最好。』

本來火頭兵的炊烟和送伙食的車子，都會成為敵人的攻擊我們的目標，所以在敵



人猛烈轟炸之下，我們的伙食隊伍，往往會和戰壕的弟兄失掉聯絡，要是野戰廚房被炸了就更糟糕。因此我常常會聽着人說：『戰壕的弟兄，真可憐啊，幾天都沒有吃的！』其實這件事情並不奇怪，我是一個上過前線的女兵，像這樣一兩天不得飯吃的時候，並算不得一回什麼事。萬一在戰事激烈的時候，除了和敵人拚生死以外，誰還有時候來吃飯？有個從吳淞戰線上帶傷下來的排長對我說：『吃飯的事，在和敵人肉搏的兵士看來，真像有閒階級的事情一樣。』話雖如此，但是食品還是重要的東西。因此我就答應任老先生說：『可以的，我們可以派人同你們去，我自己也可以同你們去。』他聽着我答應他的時候，他高興極了，接連地說：『只要受指揮，不要亂跑，其實沒有什麼事；飛機來了，鎮靜地撲的地下，就沒有事了。』

『這個當然，什麼時候來呢？』

『今天我們的最後一次救傷車，已經來不及了，頂好明天的第二次車。』

『好！』我們就這樣決定了，並且約好動身時的聯絡，我把這事告訴了何主席，在黎

秘書手上拿了買食物的錢，又商得慰勞組組長Y先生的同意，使我非常滿意的是她自告奮勇願和我一道上前線去工作。晚上回家來定製了大餅，準備了些救急藥，又給唐先生、同鄉會及Y先生分頭打了電話。現在就等明天的出發了。

二

早晨任老先生在電話上告訴我說，今天的戰事很激烈，只能去一個人，我心裏雖然有點躊躇，無論如何，不好說我一人去，叫黃先生不去的話，我想，不管到那時再說。東西準備好了，我到慰勞會去，恰巧Y先生也來了，我也不告訴她說只能去一個人的話，但是她反而告訴我說郭沫若先生又告奮勇要去。我說：『爲什麼呢？』她說：『郭先生說他也是同鄉的一份子他要參加。』這件事使我又告興，又爲難，高興的是我們的郭先生要和我們去做戰壕內的工作；爲難的是同鄉會的任先生已經通知我只能去一個人。想去想來，還是打個電話去商量任先生，並且和他說明郭先生要去的話。算好，他答應我到同鄉會去當面商量，於是我把預備好的大餅、餅乾、救傷、救急的物品等等，通通運到車上；我又

叫車子灣到郭先生的寓所，我去約着他，和我們一齊到同鄉會來，那兒正圍着一堆剛從羅店回來的救護隊，今天的情形真是很危險。他們中間有三個人，都被炸開的泥土掩埋着了，算搶救得快，不然真有性命之憂。和他們在一道的十個人，有四個帶了傷；他們說：「飛機轟炸得太厲害了，只要有一點可疑的目的，他放下幾個炸彈。有時他簡直飛得很低，有時飛到比屋簷高出不多一點，他就不放炸彈，而用機關槍掃射，救護車所怕的還是飛機上的機關槍，而不是炸彈……」但是另外一個人，他說：

「其實，只要自己沉着，什麼也不要緊。」

「我看郭先生和兩位女同志，最好還是不要去。」有一個早上回來的人說。

「胡先生可以去，她受過軍訓的。」任老先生這樣說。

「你們兩個都不要去吧？」郭先生帶着商量的口吻向着我和Y說。他的心中已經在爲我們着急了。

「不要緊，不要緊。」Y說。

『郭先生！你不要去，你的耳朵聽不清楚，會妨害我們的行動。』我想萬一有危險的話，我們是不能損失我們文化界的這一個偉人，所以我這樣對他說：『而且你的白襯衣很招眼，最易惹人注目。』

『你們要去，我就要去；你們不去我不去。』他說：『衣服可以向他們借一套。』

『我說你們還是不要去，至少今天不要去，因為今天戰火激烈得，過一天就好了。』一個不相識的青年這樣說：『我昨天去來，還沒有今天凶，我覺得犯這樣的危險沒有多大的意義，後方的事情也更緊。』

他們的話很對，但是我沒有答覆他，因為我今天來的目的，就是要到前方。我不能因為今天砲火厲害，我就說後方工作要緊，改天再去。我想Y先生也一定同意的，所以我不說叫她回去，但是對於郭先生，我實在不願他去，這時我是有些悔了，我悔我不該去約他，於是我又走到他的面前去和他說：『借人家的衣服不好，人家自己也要穿，二則你的耳朵不好，一定會牽制我們的行動。莫要去吧！』

『你看，我已經借好了。』他指着一個青年拿的一套救護人穿的童子軍裝給我看。我想：『也許總不會有什麼危險的。我們的精神，就是鋼甲，我們的謹慎，就是我們避炮彈的戰壕，還有什麼不放心呢！』我看着郭先生那個誠摯得像小孩一樣的臉上，我自己也笑了。我說：『好，去吧，大家都去，不要再說了！』

Y的鞋子，又成了問題了，前頭的漏花處泥沙會跑進去，後面的高跟又妨礙開跑步。於是我們跑到鞋店內去買了膠底的跑鞋，要到泥路中去跑，我對於我的黃皮鞋也有點捨不得了，率性我也買了一雙跑鞋，不但買了跑鞋，而且還買了避風鏡。Y把眼睛上的克羅克鏡子取下來，帶上避風鏡的時候，覺得很不便利，我好像很聰明的一樣，告訴她叫她把避風鏡重在眼鏡上帶起來，她一試，和意極了。我們快樂地跑出了商店，回到同鄉會的時候，大家正準備出發，我們就跳上了卡車。這時郭沫若先生已經裝辦成一個十足的童子軍人了。

車開到何主席那兒停了一下，我們三人進去告訴她說我們出發了，她一面是喜歡，

一面又担心，因為今天的戰爭很緊，她臉上的表情，也嚴重起來，她連連地說：『小心些啊！小心些啊！』臨走時她急不擇手的拿了一小包陳皮梅給郭沫若先生。

三

我們把暗號約好，萬一有飛機，救護員就敲敲車板，叫兩聲停。車已經開到華界了，田野靜靜地，被太陽的餘威迫脅着。農人們還是照常地在田內做工。除了一種異樣的冷靜以外，我們覺不到那是刻刻受飛機轟炸的地方。

討厭的飛機又在天空中繞圈子，我們坐在車伕傍邊的地位，不大看得見天空，但是後面的人在敲木板，而且叫着：『停！停！』

我們的車在兩株樹木下面停止了，站在卡車旁邊觀風的兩個救護隊員，已經隱避在竹籬的下面。

等到飛機飛過了，我們的車又向前行。沒有走到多遠，飛機又來了，而且飛得很低，我們的車只好又停下來。沿路這樣停頓着，似乎已成了習慣，我們好像並沒有什麼事一樣。

楊樹浦的火焰，還燃得很高，天空還噴出濃密的烟霧，把天的一角，已薰成了一種特別的彩色——紅、黑灰的混合——然而天的另一個角落，却又現出異常美麗的彩雲，血一樣的紅日，已經直往西方的邊際沉落。田野內放出來清爽的氣息，我們好像是在太平洋世界之中一樣，有時我們還可以看見農夫與農婦們在田中工作，這兒已經是戰爭區域。步哨兵安排得很密，防禦工事做得非常之好，比較起前十年我們在武漢時候工事，真是有天上地下之別了。我看見這些步哨的兵士，我的心中就起了敬慕的感情，我從他們的臉上看出一種樸實厚重的氣質，這不是一般所謂的聰明的知識份子所具有的，而在我們的民族戰爭中，正需要這樣品質人物，這樣的人物，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。

車越開越遠了，無邊的彩雲，雖然還是美麗地在天邊貼着，而夕陽已是保不住她那一瞬的餘暉了。

天已經近黑了，我們的車又經過幾處彎曲形式的防禦工事，沿途上我們看見有些士兵挑很多的槍支從對面過來，我想：『這是什麼事呀？』好像是殘兵，我有些着急了。車

又再向前進，沿途都有兵士叫我們停下來搭幾個人，我們沒有聽他們的話，還是往前開。道路越來越難走，打破了的車子被燒燬的飛機，通通都呈現我們的眼前。在這黃昏時候，漸次地顯得荒涼，車開到一個三岔路口的時候，這兒更是破碎不堪，燒去了的房屋架子，打壞了的鋼壳車，使得我們的卡車更是難於前進，我想：『糟糕，這一定是吃了敗仗！』大家都沉靜地不說話了，卡車碰碰地把我們拋得很高，好像被炸彈轟起來的一樣，沙袋堆的前面站着幾個兵，有一個很奮勇地擋着我們車的進路，他說：『後面還有車子沒有？你們要開到什麼地方？』他那迫不即待的樣子，我們知道他是有事情，這時郭先生和救護隊的隊長已經跳下車子，跑去和他直接談話。

『我們到××去。』救護隊長說。

『不，那面已經有車去，而且那面的傷兵不多。』他很誠摯地說：『××有二百多傷兵，到現在還沒有車去過，請你們快開去！』

『好，我們的來意就是救傷。無論那裏都可以，都是一樣。』於是郭先生及救護隊長

都上了車子，我們就照着他所說的目標前進。好像是爲了安慰他一樣，我們的救護隊長給他說，後面還有車子開來。而他也帶着快樂的回聲對我們說：『好，我會關照他們。』

似乎大家的心情都有些異樣了，沒有笑聲，也沒有人說話，只有我們的卡車發出巨大的轟吵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車板上又敲了幾下，救護隊員又連連地叫：『停着，停着！』我們抬頭向天空中仰望，四架飛機，好像老鷹抓鷄的一樣，在天空撲去撲來，我想這回會要弄出一點事情來！大家都緊張而沉靜地釘着那幾隻討厭的東西，田野中的女人，他們似乎滿不在乎的樣子，仍然彎着腰在土裏揀菜，男人們還是忙忙地在灌糞水。中國的老百姓，真是可愛極了，在炮火中，還積極地做生產工作。我願意和他們一道去，如果把我的血肉，能夠灌漑出食品來，供給這一般在艱難中奮鬥的人們，以增長他們的力的話，我願意捐軀來供給他們。

雖然路途上隨時隨地都有被炸燬了的大坑，雖然沿路上隨地都有戰壕，都有防禦

工事，都有步哨，都有被燒了的房屋，都有打斷了的樹木，我的感情上一點不覺得我是已經在戰區以內，更沒有恐怖的心情，對Y和郭先生說：『我不覺得這是戰區。如果沒有飛機的襲擊，就不會有一點緊張的情緒，真和平時一樣。』

四

車到××的時候，我們聽着了轟隆隆的砲聲，我們看見很多傷兵都睡在地下，於是我們停了車跑到地上來。這時，好多傷兵都站起身來，好像蜂子一樣，一齊擁到卡車來，郭先生還沒有跳下卡車，而那些輕傷的士兵已經擠到車上了。這時的秩序真壞，輕傷的都能自動地上車，重傷的反還沒有辦法。我雖然急得直叫，但他們並不聽話。

傷兵們都是經過第一次救護的，都紮得有綑帶，雖然是輕傷，也通打得血跡模糊的了，有的打去了三根指頭，有的炸斷下一支手，有的臉上打了一個洞，身上還有傷，有的從胸口打穿到背上，真是不忍心細看。

『給我一點止痛藥呀！』幾個血跡模糊的人把我圍着了，我急忙打開救急藥包，找

出止痛藥給他們，有一個人的手指打掉了，而臉上也中了彈，頭上綑帶紮得張不開口，我拿止痛藥給他的時候，我不敢喂到他的口內去，我怕弄痛了他的創口，倒是他自己還很勇敢地用一支手把藥送到口內。在這樣急難中的人，是很容易相信人的，就是給他一撮香灰，他也相信你是能夠救他，只要你是真心對他關切。

『有止血藥沒有？給我一點，我的血管打斷了呀。』一個渾身是血的兵士擠到我的面前來了。我不知道他打着什麼地方，血水把他的衣衫褲子都濕了一大塊，我給了他的止血藥，這時我已經打開了很多救傷包，只是把止痛止血的藥給了人家，剩下來的棉花紗布通通都堆在我的手臂上，而我的兩手完全不能做事了。我急忙地又回到卡車的司機處，把這些東西放下，真是忙得不亦樂乎。轉身出來時，又被傷兵包圍了，他們要頭痛藥，要傷風藥，我又把帶來的多寶油每人分散一份。傷兵們都還沒有吃過東西，我們把本來帶到戰壕去的大餅，也分給他們吃了，那個管理的人，連聲稱謝我們，他說他們正是餓得不開交的時候，我看見衆人都在吃，那兩個口上帶傷的人不能吃的時候，我心中很不安。

傷兵都是第×師的，是由漢中開來的隊伍，他們已經打了十幾天的仗。今天把敵人衝退了幾里路，重傷的還在戰壕內，他們是在第一次施救之後，得許可退下來的。戰爭是很有進展，日本人死傷的很多，我們的士兵已經又衝上前去幾里路了。

車回來時，天完全黑了，司機的非常吃力地在那挖了很多戰壕的路上開駛。因為避免飛機的投彈，我們的車又不能開燈，而卡車上加了卅七個傷兵，又比來的時候更沉重了。我和沫若Y三人擠坐到司機人的旁邊，爲了不妨礙司機人的便利，Y就坐在我的腿上，她的職務，就是從車頭的玻璃口上看出去望路，而且不斷地要給司機人報說：『左！』『右！』『左！』『快！』『停！』一個愛說話的人，担負起這樣的工作，想來是很愜意的。救護員還是站在車頭上，有時他們拿手筒照着前面，也一樣地喊報：『左！』『右！』『左！』『右！』回來的心情，反比去時緊張得多，萬一不慎，把車開到戰壕內去，或者陷到馬路上被炸燬了的大坑中，都是非常危險的，而且現在的還多了卅七個傷兵的責任。

疎星在天上閃着光芒，卡車的巨響壓盡了一切的聲息，有時我們看見天空中有顆

明星，它漸漸地長大放出血色的光芒，而漸次地又變成紅色的火球，末了竟成一股青烟沉落下來，真像在法國看的烟火一樣，但是沒有那種烟火美麗，據說那就是漢奸放的信號。

飛機還是隨時都在照料我們，所以我們隨時也要停下來躲避它。這次在前進的時候，幾乎出了大亂子，對面來了一個龐大的黑東西，一直衝到快給我們的車相撞了，巡風的才看是一架汽車，大家都叫出來了：『向右呀！』算好，司機的手快，像騰空一樣才把我們拋到右邊去，這次真夠危險，而且兩個車互撞下的犧牲，似乎是有些不值得。脫離了這一危險之後，心內好輕鬆一點，然而這沉重的卡車在那不平的道路上摸索着行駛，實在是件辛苦的事情。

車開得很緩，已經開了一個鐘點的光景，我們似乎也未走多遠。在一個沙堆處我們遇着紅十字會的兩部卡車，這時我心中又快活一點，我知道那些重傷的已有車裝運了。在這次長途的運輸上，我感覺到我們應該有救護站，一段段地運輸，不應該讓每個車子

開駛如此長的路途，萬一遇着什麼危險的時候，一點補救的方法都沒有。這是很可注意的事情。

在幾個沙堆的地方，出來了一隊女兵，他們都穿着一色的軍服，沒有揹槍，軍帽上有紅色的十字，右手電光的照耀下，我看見她們活潑潑的笑臉，他們正向前線開去。我叫Y和郭先生看她們。郭先生說：還是你們這些女將們勇敢。

把傷兵交好醫院之後，我幫着看護們給傷兵洗去血污，傷兵，他們是生活在泥土和鮮血裏，我給他們洗滌的時候，腥臭的氣味，衝得我非常難受，然而他們真是偉大的。

我洗了三個重傷的傷兵，有一個是把手臂上的靜脈管打斷了，他說：『快給我一點止血藥啊，我還沒有用過。』我看他的脈有一個夾子夾着在，立刻我拖了一個醫生照料他，醫生立刻叫他送刀房開刀。

15 我們商量卡車司機人再開我們去一次，而他實在支持不起，因為他已經開過兩個來回，他說：我的眼睛都是昏的，看不見了，請讓我睡兩個鐘點再去。這時Y已坐了自備汽

車去了。我們坐卡車回來的時候，馬路上的燈光照耀得像過新年的一樣，我們的事乘着風直向前進，今天做了一件實際的工作，心境坦然極了，快樂極了！晚風吹在我的臉上，好像是慈母給我的撫慰一樣，郭先生站在車頭上，想來也有同感的啊。

戰場一角的鏖戰

上戰場去

說到戰場，這個圍着幾十萬人，血肉橫飛的地方，實在有點神鬼莫測，一般人對於它都像迷夢似地幻想着。尤其是我的十個小妹妹們，一聽到戰場兩個字，就恨不得生出兩隻翅膀，飛到那兒才好。

十四日接到幸之的電話，約好到戰場上去看×師長。這個消息給我的十個小妹妹聽着了，這個說：

『我要去！』那個也說：

『我要去！』

究竟帶誰去才好呢？當那二十隻眼睛睜得亮晶晶地望着的時候。

『亞芬和敏玉去。』我說：『這並不是偏心，因為值日是從小的派起的。』值日是守

在家裏，大家都不願意，我們定了一個法規，從年紀最小的派起，她們已經當過值日，所以她們也有先上戰場的權利。這時八個人很歉然地都沒有話說。亞芬好像很得意地跳了起來，而且她說：『開心得咧！』我拿眼睛瞪了她一下，她把頭向下一縮，好像知道自己做了錯事一樣，一聲不響地溜到門前去了。

吃了早飯過後，我們的七個小妹妹照平常一樣活潑潑地出去工作了，爲了我要出去，只好叫秦隊長妹妹留在家裏值日。不一會的工夫，幸之同中央社的王先生來約我們，我帶着亞芬和敏玉別了秦隊長就離開了我們的團部。

廣闊的天空，藍得和海一樣，一團團的白雲奔騰着正像大海中的浪花。金色的稻穗在漫無邊際的田畝中被太陽晒得發光。這種天然的色彩，簡直不是人工可以配的。

一路上我們快樂地說着，笑着。可是那軋軋的飛機很不客氣地要從我們的頭上丟下幾個炸彈，我們看見着了炸彈的地方燃燒起來，而且冒着黑色的濃烟。

飛機飛到我們頭上的時候，我們馬上就分開藏躲起來。忽然我看見我們的王先生

蹲在一個地方用雙手抱着他的腦壳，我撐不住大笑起來。我對他說：『最好請葉淺予先生描畫一副王先生上戰場！』

『哈哈哈哈哈！』同伴們通通大笑起來。可是王先生一本正經地對我說：

『不是，因為我怕我的眼鏡反光。』

『原來如此！』大家又笑了。

不是戰場！

沿路上好像萬事都沒有一樣，我們就專和王先生搗亂。其實王先生是很值得我們敬佩的，因為他是一個真正的文弱書生，他能夠有勇氣到戰場上來，而且還穿着他那一雙不便跑路的皮鞋。再同想到那天他冒着雨踏了滿身泥污來到我們團部的時候，對他盡責任的這點上，我是敬佩他的。

地點。路，好像無窮盡似的，一直走得王先生面紅耳赤，大汗長流的時候，才算走到了目的地。

『奇怪得很，爲什麼走了大半天已經到了目的地，我們都沒有聽着砲聲？』我正說的時候，馬上來了一個轟隆隆的砲響。好像是答復我一樣。

『這個是特別歡迎胡團長的禮砲。』幸之說：『因爲x師現在剛剛才撤下來休息，此地離戰場還有相當的遠。』

『啊，原來是這樣！』我說時，兩個小妹做了一個怪像，她們想：『上了當了！原來這不是戰場！』

看見x師長

經過了一種簡單的手續，我們拿出了我們的證明書，我們在一間陳設很簡單，壁上掛着軍用地圖，桌上擺着軍用電話，安了幾把椅子的房內，看見了x師長。我從沒有看見過這樣一個文雅的軍人。可是他就是那個富有謀略，身經百戰的大將。

在x師長那裏，我們看見了x副師長。大家介紹了之後，我將何先生送師長的救傷包親手交付給他，他反身就回房裏去寫謝片。王先生趁着這個機會，趕緊就向x副師長

開始他的採訪工作。副師長的態度非常從容，他很概括地把這次的抗戰從日兵上陸，羅店的幾進幾出，退守劉行以及現在蘆漢大戰的情形，差不多和報紙一樣的材料告訴我們，王先生很希望他再說詳細一點，但是×副師長說：『更詳細的情形，等一會請師長講給你們聽。』從他的說話上，我已經認清楚副師長是一個很精明，很謹嚴，而且尊敬長官的好軍人；在他無形的尊敬長官的舉動上，我們並看不出他像孔夫子說的：『君在，跽（音：去聲）如也。』那樣的奴隸樣子。

我們來上上課堂

×師長從房內走出來的時候，王先生又忙着向他採訪消息。×師長微笑着拿起一根細細的，好像教鞭一樣的竹竿，他說：『好吧，我們來上上課堂。』我們幾個人跟着他走到地圖面前，真像小學生一樣靜靜地聽先生講演。

『這是江灣。』幾隻眼睛跟着師長手上的臨時教鞭落在地圖的一個點上。竹竿已經沿着這一個點往右上邊移動指到另一個點上。『這是吳淞。』他說：『本來我們的隊

伍駐在江灣，奉到命令開一團人到吳淞去打上岸的敵人。第一次一營人傷亡了三分之二。第二次團長上去恢復了陣地，把敵人打退了。當天又奉到命令，叫我們去收復羅店。那時，敵人的飛機正在滿天亂飛，炸彈正在瘋狂地拋擲。『他手上的細竹竿從右上角上的吳淞往下一拉，停在江灣的點上。從江灣點指到大場，沿大場那一條馬路線指到劉行，指到羅店，他又笑了一笑，這時我忽然想起了我的地理教師。

×師長振了一下精神，『我們必須在飛機轟炸之下通過這樣長的路線。』他的竹竿又指回到原地來，他很鄭重的說：『因為這是長官的命令，我們只有服從。我們以疏散的班排，兩排，四排，稀稀疏疎地前進，沿途被飛機追擊轟炸，死了兵士二十餘人，我和參謀長到劉行的時候，一顆炸彈正爆裂在我們的車子旁邊，却沒有炸着。到達羅店，正是黃昏時節，我們立刻就以六縱隊進佔羅店。』他的目光又注意到地圖上面，而他的臨時教鞭也隨着他的眼珠移到羅店的中心點，我們大家都很緊張地聽着他的下文。

『這鎮內，那時還有一百多敵人，打到天明，就把他們肅清了，還打死了幾十個敵人，

奪獲幾十支槍和很多重要文件。佔領羅店之後，隔了一天，又奉令進佔月浦，並要進攻獅子林。就將羅店交予××師。我們剛剛佔領月浦，忽然敵人以大隊從後面又來包圍羅店，我們只得回兵迎擊。在羅店和敵人來往衝突了十幾次，大家都受了很大的損傷；第二天，我們撤後，敵人也退了。這時，我接到××師的電話，叫我向楊行靠攏，當時，我想到如果這條公路守不住，上海就不能保守，敵人可以沿着公路把他們的鐵甲車，唐克車一齊開過來，衝破我們的陣地。所以我當夜就把我們的隊伍配置在這個地方。』他的教鞭又指到月浦和羅店中間的一個叫新鎮的地點上。他說：『在第二天，我接到軍長的電話，他說這樣安頓，正吻合他的配置。可是在新鎮，我們和敵人有過很多次厲害的衝突。』說到這裏，×師長的臉上，顯出很愉快的顏色。我們的精神，都被這位專門家教授吸引着了。大家都像置身在戰場上一樣。×師長一停他的講演的時候，幾隻眼睛就像小孩子希望大人給糖果一樣，惟恐他不拿出來。可是我們的專門家教授，他是不會使我們失望的。他的話繼續地說下來了：

『我們奉到命令，又去包圍羅店的東南西三方面，在那兒我們一直就包圍了二十天。』×師長把手上的臨時教鞭放下來讓我們大家坐回原位，同時他自己也走到桌子旁邊坐着，可是他的話又陸續地講下去。

兩次悲壯的圍爭

『這次戰爭中，有兩件很悲壯的事情，可以特別告訴諸位。第一件是東林寺的大戰，東林寺是靠近新鎮不遠，三面都是水，地勢很高的地方，那兒可以窺探敵人的行動，也可以射擊敵人的要點。這個地方有一連人，守了一個星期，屢遭敵人的襲擊，班長潘玉林，有一次衝出廟外，用手榴彈打死了很多敵人。又有一次，敵人先用砲轟之後，再用敢死隊衝過來，他們的人死來只剩了五個，我們的人也死得只剩五個而且排長胡玉政還帶了傷。敵人有個中尉帶着幾個士兵，已經衝進廟了，胡排長開槍狙擊，可是槍打不響，他一時情急智生，就抓起一把挖壕溝的鐵鍬，打開了那個中尉的腦袋。除了得到戰利品，還得到很多重要文件。』×師長的話，說得我們的眼睛都望着他的一舉一動。我們看見他臉上

的肌肉，隨時都跟着他所講的故事的情景變動。說這個故事的時候他的臉上早已是眉飛色舞了。

副師長，他一直都是帶着笑容很有精神地坐着，靜聽師長說話。

×師長又說死守×宅的故事了。他的態度表現得更莊嚴，說到營長雷洪池悲壯地殉難的時候，我們更是肅然起敬。室內靜極了，只有×師長一個人的聲音。

『我們的×××團在本月二日的黃昏過後接守×宅，以及×宅南段的××宅陣地，主力構築××宅，××宅第二線陣地。可是×宅的地勢不好，工事也不堅，並且和敵人距得很近。當時，我們以第三營的一連佔領×宅東北陣地，第一營接×宅的右側。第二營爲預備隊，安置在××二宅之間，第一營預備隊，初初加強×宅陣地的工事。其次就築××二宅之陣地，掘成地土的交通壕。』

『三日早上三點鐘，有一百多敵人，向×宅陣地夜襲。這次我們打死幾十個敵人，奪獲步槍十幾枝，擲彈筒等等。三日午前十一點鐘敵人利用烟幕彈及砲火之掩護，向我進

攻。又是一次壯烈的抗戰。敵人沒有達到目的，可是一部份敵人就是這天夜裏，已經侵進了我們的外戰壕，從兩端潛進。

『四日我們用手榴彈對着潛伏的敵人，猛烈地拋擲，打死了三十幾個敵人，奪獲很多有價值的戰利品。其餘的敵人，都逃竄跑了。連上留了一排兵力在外戰壕中，防備敵人接近。

『四日夜，該營又增派一排兵力在外壕，敵人又來襲擊，又給我們打死二十幾人。這時×宅北面陣地也有敵人去攻擊，又被士兵用手榴彈打退了。可是，這中間發現有東北同胞的口音。

『五天天剛亮，敵人向×宅砲擊，同時以重戰車三十幾輛，配合着七八百步兵，用廣正面向我第三營全面衝擊。這時我們第七第九兩連的砲火失了效用，只有用手榴彈擲放，卒被敵人戰車上的機槍和砲火所壓制了。第七第九兩連的全部官兵通通輾埋在戰壕中。當時雷洪池營長，左手負傷，仍堅持指揮四八兩連，拚命地和敵人的步兵作最壯烈

的格殺。

『敵人的戰車像崩山的一樣，向我們的陣地轟輾，雷營長第二次負傷，在亂槍之下和陣地一同犧牲了！』

大家的神經是在極端的緊張的情況下聽着，幾乎連呼吸都停着地聽着，直到他的話停了的時候，大家才深深地吐了一口氣。

『這次的戰爭，我們沒有什麼特點，就是服從長官的命令。我們能夠和敵人這樣長久鏖戰，也就是能夠服從長官的命令。』

x|師長的臉上，又泛出微微的笑容。我聽了他的話，看看副師長，他臉上的表情，也是從緊張嚴肅的狀態變回到微笑了。我們的兩個小妹妹，簡直聽小說的一樣，聽得出神了。爲了要看大戰東林寺的材料，x|師長就把我帶到參謀處去。王先生因爲要做有系統的特寫，他也去了。到參謀處去時，我們只看見參謀主任，才知道參謀長現還在病院中。從參謀處回到師長的房中，亞芬和敏玉正在高唱抗敵的歌曲。這些歌曲，都大受x|

師長和×副師長歡迎。他們在軍中從沒有聽着這種悲壯的抗敵歌，而製造這些歌曲的人們，都是爲了抗敵的戰士們製造的。所以結果×師長和×副師長都說要請小妹妹們去當士兵們的唱歌教師。

四川同鄉會救護隊真努力

吃晚飯的時候，說到我參加四川同鄉會救護隊在羅店楊行救傷的時候，×師長和×副師長，都非常稱讚四川同鄉會救護隊之努力。實在給了他們很多幫助。飯後，大家帶着滿意的笑臉，辭別了×師長×副師長和參謀主任。他們一直把我們送出大門外面，還給我們照了兩張照片。握別時，他囑咐我們常常去談。

歸途中，亞芬長長地嘆了一口氣。

『唉！大失所望！』她說：要早知不是戰壕內，『我還不願來啊。』

『難道今天聽了這麼多寶貴的報告，還不滿意嗎？』我問她。

『今天你們把抗戰的歌曲直接唱給抗戰的將官們聽，他們都受到很大的感動，而』

且又要叫你們去教授那般抗敵的士兵，這也就是你們今天的工作。」我的話還沒有說完，農村中的婦女都成羣結隊地跑到莊子外面來，追看着我們，因為我們上午經過她們的村莊時，她們都知道我們是女的。所以回來的時節，我們才走到村莊，好像通了無線電約的一樣，她們大家都圍起來了。今天雖然沒有到達戰場，可是在農村婦女們的心田上，已經給她們下了一顆奇異的種子。他們曉得了，原來女人們也可以穿起軍裝到軍隊中做事。至少這天夜裏，有很多人要大談婦女從軍的故典，還有很多的少女們，青年婦女們的心中也都在想，她們怎樣方能夠穿起軍衣來為國家做事。我指着那些婦女對玉芬說：『看吧，這也是今天的工作，我們的一把小野火！』她們都快樂地笑起來了。

（十月二十日）。

大戰東林寺

排長胡玉政開到東林寺

排長胡玉政揹着他的槍，帶好了手榴彈，領着他的一排弟兄，隨着連長開到東林寺去担任守備職務。那正是九月二十六的夜裏。天上沒有月亮，四野也沒有人聲，黑越越地，他們就摸索着走，夜風帶着潮濕的寒氣，吹在他們每個人的臉上，但是他們沒有覺得，因為他們的心思完全注意在長官命令他們去守備的東林寺去了。

東林寺本是一個廟宇，地勢很高，是我們全陣的凸出地方，那兒可以觀察敵人的陣容，也可以射擊敵人的要點，所以敵人也要爭奪這個地方。東林寺不但是地勢好，而且風景也很美麗。好像水滸傳上所說的『寨子』一樣，三面都是小河圍繞着，只有前面是一片稻田，微風時時把清香的氣息吹送到人們的當前，使得在這裏的人們都覺到有一種特別的清爽。

胡排長到了那兒的時候，天也快要亮了，他們也沒有吃飯，好在一頓把飯對於他們也算不了什麼，就是幾天不吃，也滿不在乎。

寺內空空地，沒有人，也沒有東西，剩下的只有一些稻草，胡排長奉到連長的命令把衛兵，哨兵統統都佈置好，然後才把稻草舖在地上，把槍彈當作枕頭，隨便地躺着休息，他是睜開眼睛等待着天光。

東洋兵有什麼可怕呀？

天已經亮了，太陽從遠處的雲裏射出光芒，原野顯得格外幽靜。忽然槍聲響了，劈劈劈，劈劈地響了，紅色的火花在蔚藍的天空中直向東林寺射。有一隊東洋兵在密集機槍掩護之下開過來了，他們在搜索，他們在找要點；他們的眼睛，像老鼠一樣四面偷看。

很快地，連長下着命令：

『對準開槍！我未說放，就不要打！』

大家都握着槍，散開了，靜靜地等着，東洋兵好像勝利了一樣，越來越近，連長說了一

聲：『放射！』第一顆子彈已經嘶地一聲飛出去了，接連就是噉噉的聲音。

『退了，退了！』胡排長很神氣地叫了。

『哈哈！東洋兵真經不得打。』上等兵劉益山帶着非常驕傲的口氣，恥笑着那一隊聽着槍就向後轉的東洋兵。胡排長也帶着譏笑的口氣，他說：『皇軍就是這樣，哈哈！』

『不要這樣，東洋兵的鬼計還在後頭。』連長這樣說：『現在休息一下，急速準備。』

『東洋兵有什麼可怕呀！一點膽子也沒有！』上等兵劉益山又說一句：『咱們吼一聲，他也要跑退八里路。』說着，他嘩地一聲，把他的槍搭到肩頭上，很安閑地走出廟門去了。

原來是救兵來了

真的，二十九日的清早，天還沒有十分明亮，大隊的東洋兵又開過來。連長指揮着弟兄們拚命地抵禦，但是來勢太凶，遍田遍野只看見密密連連的東洋兵直衝着前進，胡排長看着這樣的情形，急忙回頭一看，他後面躺着的都是帶了傷的弟兄，而且直挺挺橫在

地下的都是被槍打得咽了氣的屍體，他想：『難道今天還要敗在東洋兵的手下嗎？』這一下他着急了，然而有啥辦法呢？他不得不惜子彈，密密地射擊。

東洋兵逼得更近了，連長也帶了傷，胡排長這時更感到自己的孤單。然而東林寺這一所美麗的地方，這一個戰爭的重要地，怎能隨便給東洋兵佔去？他一面不停手地放槍，一面叫班長徐愛山回去求救。他想：『去了一個人，就少了一桿硬火，更減少壓迫東洋兵的一個威力。』然而爲了要增加援兵來保守這一個重要的東林寺，胡班長就願意減少一桿硬火。

重機關槍的聲音響得像連珠砲一樣，胡排長的心急得快燃燒起來，他想：『這一下完了，再加一排重機關槍，這一個陣地實在無法保守！』但是他的心一橫，拼死地扳着他手上的槍。可是他的槍因爲打得太多的緣故，這時打不響了。他再回頭一看，能打仗的弟兄，只有四個人。『好吧！』他帶着憤怒的聲音說：『上好刺刀！』他們很快地上好了刺刀。『噯！怎麼樣？東洋人沒有衝來？』胡排長很奇怪，他想想難道還是做夢嗎？他睜大眼睛一

看，稻子站在田土裏被太陽晒得閃出金色的光輝，很多東洋兵帶着傷倒下去了。而且在那稻田上面翻騰。他仔細一聽，原來重機槍的子彈是從他的陣地側面放射出來，他臉上緊扳的神經，一下裏鬆弛下來，好像卸了一個千斤的重担。他笑嘻嘻地對他的四個伙伴說：『啊！原來是援兵到了！』

這個最大的仇恨

趙營副帶了兩連人，還有一排重機關槍到東林寺來援救胡排長他們。一陣機關槍的掃射，就把「皇軍」的隊伍打退回去，保衛了危急存亡的東林寺。胡排長接着他的時候，歡喜得流出了眼淚。趁黃昏的時候，胡排長拿了鐵鍬到廟宇傍邊挖了一個大窖，把這些殉國的英雄埋在土裏。兩連的官兵，都默默地站在窖前向他們致最誠意的敬禮。有的在為烈士們祝福，有的在對他們宣誓，他們說：『弟兄們！你們安心去吧！這個最大的仇恨，我們是要替你們報復的，我們的祖國——中華民國——是不能讓倭兒老是這樣蹂躪的啊，弟兄們！你們在天堂裏安心吧，這個大仇，我們是要報復的！只要我們有一支槍，一粒

彈，一個人，我們都是要和東洋兵相拚到底……」在衆人宣誓的時候，胡排長的眼淚像豆子一樣，一顆一顆地落在臉上，他的內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痛苦，才三天的辰光，他的一百幾十個同伴，就犧牲得只剩他們四個人了，要不是這兩連的援兵到了，今天這個陣地就一定會被東洋兵佔去了，他的心裏，一面在痛惜他舊的同伴，一面又在感謝他新的朋友。他痛心，愛惜地要再看看他所保衛的東林寺，然而在東林寺此時已被黑暗的帳幕把它包圍了。月亮躲避着，已經很久不出來，此刻能夠瞭解胡排長的心事的，除了他的伙伴和他死去的朋友以外，還有天空中的幾顆繁星。他最大的心願，是要趕盡東洋兵。

東洋兵忙忙地掘戰壕

東洋兵兩次都吃了敗仗，他們自己覺得離了飛機大砲「皇軍」也是不行的啊。這時他們的軍官悲觀起來了，連忙推出他們的輕砲和重砲，對着東林寺轟擊，他想：「佔不到，我就轟滅它！」砲聲像打大雷一樣，砲彈一個個都打中在廟宇的牆頭，東洋兵也跟在大砲彈下面衝起過來。

我們的輕機槍，射得太多，忽然打不響了，東洋兵却凶猛地衝到了牆下。趙營副一點也不着急。他好像看慣了，滿不在乎地說：

『弟兄們，上去，請他們吃手榴彈！』

這時已經到了短兵相接的時候，手榴彈猛烈地爆炸了，趙營副好像打野狗似地，自己拿起手榴彈連連向着東洋兵拋擲，一連打了十幾個；中彈的東洋兵有五十幾人倒在地下，一動也動不得。將要衝過來的，反身就逃，遠處的稻田裏，東洋兵又忙忙地在築戰壕。他們要認真地和我們對壘，戰壕築得相當的堅固，砲口就對着東林寺轟擊，天天他們都想衝殺過來，但是總沒有一次遂了他們的心願！每次都被中國兵打退回去。

一把掩埋死難伙伴的鐵鍬

十月二號的早晨，天剛剛亮了，靜靜的蔚藍天空，邊際上現着一條條的金色雲彩。空氣新鮮極了，它使得過餘疲勞的戰士們，都能在沉睡中恢復他們的精神。這是大自然賜給勞苦的好人們的唯一的安慰。可是野獸般的日本兵，他們却正要在這個時候來殘殺。

東林寺對面的砲火又響了，開花彈一碰在牆壁上就要吃人們的血肉，可是那沉重的，不通人性的開花彈，它就偏要撞到牆壁上來，而且還要往我們弟兄們的身上鑽去。

班長潘玉林他忙忙地扳開機關槍對準東洋兵衝過來的敢死隊掃射。二十幾個東洋兵都吃着子彈像得了軟脚病的一樣，身子一偏就倒在稻田裏面。

東洋兵的敢死隊多得像戳破了的蜂巢一樣，成羣地踏着稻子擁起過來。班長潘玉林乘着他們不當心的時候，趕緊衝至廟外對準他們拋擲手榴彈。東洋兵的敢死隊像得了急痧症一樣，一排一排地倒在田裏。

東洋兵的敢死隊衝到廟邊來的時候，已經死得只剩四個人了，這四個人被他們的中尉帶着，還是拚死地往廟內衝來。

廟宇內面，廟宇外面，滿地橫陳着的都是屍骸，我們的戰士的屍骸，我們的戰士還生存着的也只有五個人員。而且胡排長已經受輕傷。

東洋軍的中尉富田義信帶領着他的四個敢死隊員，衝進廟宇來毫無人性地就踏

在屍骸上走。殺人的凶焰，已經把他們的眼睛燃燒起野獸般的光芒。胡排長這時急忙扳動手上的連槽，對準着那個東洋軍的中尉打去。可是槍機失了效能，連扳不響。一霎眼中尉富田義信持着他的戰刀對準胡排長刺來，像閃電一樣，胡排長的手上抓着那把鐵鉞，那一把掩埋他死難伙伴們屍體的鐵鉞，再也沒有那樣快，再也沒有那樣乾脆，嚙地一聲，就把那位「皇軍」中尉送到天堂去了！

班長徐愛山在中尉的身上解下他的戰刀來，毫不留情地砍死了敵人兩個所謂的敢死隊員。這時上等兵劉益山已經身上吃了兩刀，雖然他的鮮血和着他的熱淚沿着他的臉上直流，可是他沒有放鬆他手上的刺刀，是爭活命，是報大仇，是保守祖國的土地，他無情地殺盡了衝進廟來的東洋兵！

我們身上沒有「神」

胡排長，徐愛山和劉益山三個人把敵人殺光了，他們坐在地上緩了一口氣，也顧不得自己的傷痕，先去把稻田內敵人的機關槍和步槍拖過來埋藏着，然後回頭來在幾位

「皇軍」的敢死隊身上一搜，中尉的身上，不但有軍用地圖，不但有陣地上的重要文件，而且還有一個特別的東西——一張護身符咒，上畫一尊神像——上面寫着：『保平安。』

「皇軍，」不但有飛機大砲，而且還有神。只可惜那些神，並不能保衛得着殺人魔鬼的活命！我們的胡排長，他既沒有飛機和大砲，身上也沒有帶着神，他只有一顆保衛國土、服從長官的決心，他帶着傷口上的血，殺死了敵人！他忍着痛心的淚，守着他的陣地，奪獲了寶貴的戰利品！

（十月十六日）

四川軍隊上了火綫

——夏斗樞將軍會見記

『全面抗戰』這一個『全』字，至少在軍事方面完全做到了。記者在前線參加勞勸婦女戰地服務團的工作，半月以來，遇到的武裝同志，包含全國各地的部隊。但不論是那兒來的軍隊，再沒有一點地方的分別。在戰場上，我們再沒有聽見說中央軍，桂軍，粵軍，川軍等分別。我們的隊伍只有一個，就是中華民國的國軍。

記者是四川人，四川是有名產生軍閥的地方，在民國二十六年的歷史中間，單是四川一省就有過三百次的內戰。但是現在，四川的大部分軍隊，居然作萬里長征，担任抗日戰爭的最前線，那種英勇壯烈的犧牲精神，並不亞於國軍的其他部隊，這是我最初所意想不到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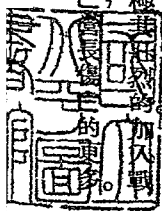
記者很幸運，前日在前線遇見了××軍副軍長夏斗樞將軍。將軍精神奮發，談吐豪

爽，不愧爲英雄本色。同鄉人在這偉大的抗敵戰場上見面，自然更是親切。他把他所率領的四川軍隊，這次參加抗戰的經過，詳細見告。這是數天以前的事。現在前線局勢已大見改善，夏將軍這一番談話，已到了發表的時候，所以除了有關軍事祕密的一部份以外，把我們四川同鄉抗日英雄的一席話，全寫在這下面。

劈頭夏將軍就說：『朋友，你是四川人，你知道四川的情形常言道：「好事不出門，惡事傳千里。」四川軍人在外面的名譽，向來不很好，一般人說起四川軍隊，總以爲是只知道從事內戰而沒有一點民族意識的。我們老早就想找一個機會，洗刷一下這個惡名聲，幸喜現在機會來了，抗戰開始以來，我們這一個部隊奉到中央命令之後，就像逃婚一樣地悄悄地跑了出來。我們從××到××預計要有五十九天路程。我們爲的要趕上火線，和東洋鬼子比個高下，所以日夜趕程，過了二十四天，就到了××。我們的弟兄們常說：「汽車四隻腳到了一站還要上油休息，檢查機器；我們只有兩只腳，却一天走到晚，休息的時候，還要自織草鞋，要是在四川打仗老子早就回家了！」』

『到了××以後，有了火車運輸，交通要快的多，不久我們就達了前線，我們忘却了家，忘却了自己，更忘却了敵人飛機大砲的恐怖。我們沒有忘記的只是我們爲國爲民應盡的責任，但是使我們自慚形穢的是我們的武器和裝具，比較其他的同志真是小巫見大巫。我們的軍長××告訴我們：「咱們在這抗日的戰線上，甚麼都沒有，有的只是血肉！用好武器打敵人，不足以表現我們的戰鬥精神，以舊老的武器克制了敵人的精銳，才見到川耗子的真實功夫。」我們本着軍長的教訓，防守着××。我們前線某部，因爲苦戰已久的疲乏，和工事的被毀，不得不從×××調回休息。我們王筆春營長所率全營的弟兄增援上去，以血肉守職的精神，在敵人飛機大砲不斷的轟炸下，不但把原線恢復過來，而且乘勝追擊，把敵人迫過×××××，但是王營長和全營的士兵，也在此全體殉國了。

『我們四川的軍隊，遇見這樣重砲火和海陸空軍聯合威逼，還是第一次。但是在作戰的時候，一點不畏縮，不慌張，從沒一次退却過。因此所受犧牲，也是極其昂貴的。加入戰局以後，師旅團長因爲身先士卒，有好幾位受傷，並且有一位團長陣亡，營長以下的...



我們的損失雖然不小，但是敵人的損失至少要比我們多一倍，所以我們不但毫不氣餒，而且我們用了落後的武器，擊潰了暴日的最精銳部隊，更加增加我們對於抗戰勝利的自信。」

最後夏將軍說：『就我們四川軍是常備軍已有四五十萬，加上民團及壯丁，抽調一百萬人到前線是不成問題的。雖然物質設備比較欠缺，但就我們這次抗戰的經驗，實是不可忽視抗敵力量。現在××軍和×××將軍領導下的數萬健兒，已負起抗敵救亡的天職。希望其餘的四川軍隊，也一律開拔到前方，使從此以後，再沒有人敢說四川軍人是只知內戰而不知衛國的。』

夏將軍說完了以後，精神異常地興奮。記者就和他握手，向他說：「多謝××軍全體將士，你們不但洗刷四川軍人的壞名聲，而且給我們四川人增加以萬丈威光，抗戰造成了四川的新生，也造成了中華民國的新生！」

★認識日本的重要讀物★

大時代社在抗戰期間的貢獻

日本的悲劇

夏衍著 一角

日本的逆流

碧泉著 一角二分

日本的崩潰

祖澄著 五分

對日絕交論

銅鳴編 五分

在上海的日本人

谷本夏平著

在華北的日本人

蘇聯消息報王季愚譯

俘虜的供詞

夏衍編 五分

日蘇未來大戰記

蘇聯·班夫琳珂著 碧泉節譯 (再版) 二角

假使日本受經濟封鎖

石決明著 (再版) 一角

★ ★ ★ ★

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

在抗戰前線

實價國幣一角

著作人 胡蘭畦

主編人 夏衍

發行人 大時代出版社

總經售 上海四馬路

大公報代辦部 第四三六號

特約經售 生活書店

五洲書報社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82

476295

代時大



原價書\$ 03

KBC

G

253

58

00.10